

#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探析

张学广

(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1)

**摘要:**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维特根斯坦哲学形成以安斯康姆和汉克尔为代表颇具倾向性的标准解释。但是此前零星存在因而被忽视的不同解释汇聚壮大而终于形成以美国学者为主的颠覆性趋向“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它以“治疗性解释”、“果断解读”、“非正统解释”、“单一维特根斯坦主义”为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戴蒙德和考南特不仅果断地解读《逻辑哲学论》的“无意义”,而且充分论证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连续性,将整个维特根斯坦哲学看作连贯的治疗性哲学。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这一解释转向引起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的巨大争议,掀起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新潮。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哲学;标准解释;美国新维特根斯坦

**中图分类号:**B 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7)01-0027-06

罗素《逻辑哲学论》导言(1921)以来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已近百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解释史一直被标准解释(standard interpretation)所支配。但是早已零星存在的不同观点此后逐渐时兴,形成与标准解释激烈交锋的“美国新维特根斯坦”(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鉴于其迥异的新观点,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被赋予“治疗的”、“严肃的”、“果断的”、“非正统”等不同描述词。由于地缘时差,我国维特根斯坦研究深受标准解释影响,对这一新趋向尚无专门的研究文章。

## 一、标准解释的演变历程

新维特根斯坦研究之新相对于标准解释而言。标准解释历经三个阶段:逻辑-语言学的(反)形而上学阶段,精致的形而上学(和作为用法的意义)阶段,合理的元解读阶段<sup>[1]35-79</sup>。

第一阶段只涉及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从罗素导言开始,《逻辑哲学论》的内部紧张一直是解释者们的争论焦点。《逻辑哲学论》用最大篇幅谈

论世界、语言、思想、逻辑,但到篇末指出该书的命题旨在阐释,凡是理解他的人都会认识到该书所表达的命题是无意义的,并最终指出“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sup>[2]263</sup>。针对这一内部紧张,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给出最有代表性的标准解释,即“形而上学解释”,因为她认为《逻辑哲学论》包含两个世界:一是命题和事实的世界,另一是超验世界。她的解释策略类似于“矛盾辨析法”,具体做法是将《逻辑哲学论》的第6.41节<sup>[2]260-261</sup>和第6.432节<sup>[2]262</sup>联结起来,发现维特根斯坦图像论所认定的命题及其否定具有偶然性,这与他谈论上帝时提及的非偶然性构成矛盾。这一矛盾进一步将我们引向维特根斯坦关于意志的最重要评论,“事实全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做出解答”<sup>[2]262</sup>。这意味着,事实虽关涉善恶,但善恶性质却不属于事实,因为善恶性质是非偶然的,连结着伦理与上帝。安斯康姆由此认定《逻辑哲学论》为事实和命题世界之外的超验世界(逻辑、伦理、美学和神秘主义)留下空间<sup>[3]170-172</sup>。

收稿日期:2016-1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研究”(15XZX01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维特根斯坦剑桥书信集:1911—1951》翻译”(16JHQ018)

作者简介:张学广(1964-),男,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英美分析哲学。  
E-mail: zxxg@xupt.edu.cn

第二阶段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结合起来。第二个英译本(1961)引发《逻辑哲学论》中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的更精细讨论。但更重要的是解释者们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也形成基本的解释观点,认为它总体上属于反形而上学和非实在论,其哲学目的具有不同于《逻辑哲学论》的治疗性。这一解释热潮源于斯特劳森(Peter F. Strawson)和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在《哲学研究》(1953)出版一年之后提出的解释。他们确定《哲学研究》的主题和问题为意义和用法、理解、语言游戏、家族相似、私人语言、语法、规则、感觉、标准、生活形式、看和看作、哲学作为治疗,指出《哲学研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地位,注意到该书的“解构性批判”和对《逻辑哲学论》的“抨击”<sup>[4-5]</sup>。集中于1954年到1957年的第一波讨论者还有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55)、怀特(Morton White, 1955)、安斯康姆(1957)、盖奇(Peter Geach, 1957)、斯马特(Harold R. Smart, 1957)。这些主题之后此起彼伏地引起解释者们的兴趣,其中“私人语言论证”最为著名,尤其克里普克(Saul Kripke, 1982)达到了范式地位。

第三阶段对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解释达到精致水平。解释共同体最终形成,主要贡献者有贝克尔(Gordon Baker, 1980、1985)、汉克尔(Peter Hacker, 1972、1980、1985)、皮尔斯(David Pears, 1987、1988)、凯尼(Anthony Kenny, 1973)、辛提卡(Jaakko Hintikka, 1986)。其中,汉克尔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富,因而最具代表性。他们使用显示/说出的区分解释《逻辑哲学论》的整个结构,将中心和边缘、内容和框架做了更合理、更均匀地处理,既避免第一阶段对无意义部分的忽视,也避免第二阶段过分强调中心部分。对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尽管相继爆发艾耶尔(A. J. Ayer)和里斯(Ruth Rhees)之间的有无之辨以及斯特劳森和马尔科姆之间外在论/内在论之争,但最主要的论题仍集中在私人语言论证及遵守规则问题。他们最终认定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完全对立,有着“决定性的断裂”:前期具有天真的、再现论的形而上学立场,后期则

转向多样的、日常语言的、治疗的、用法意义理论的世界观。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逐渐精炼为以安斯康姆(仅限于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汉克尔为代表的解释模式,被称为“标准的”、“流行的”、“主流的”、“正统的”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解释似到尽头,只有中间阶段不时被论及,新的手稿会偶尔出版,但这些手稿大多只与数学、心理学相关,已很少涉及宗教、文化、美学、确实性了,少量的文本解释亦可纳入前三个阶段。然而不久,新风向却在这种死气沉沉的背景下开始刮起<sup>[1]81</sup>。

## 二、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逐渐兴起

不同于标准解释的异见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萌芽至少要早20多年。对于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伊什古鲁(Hide Ishiguro, 1969)、哥德法布(Warren Goldfarb, 1979)和麦克奎尼斯(Brian McGuinness, 1981、1985)等三个早期人物做出重要贡献<sup>①</sup>。对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两个哲学家的成就不能不提:坎维尔(Stanley Cavell, 1962、1979)和麦克道威尔(J. McDowell, 1981)(也包括安斯康姆和Ruth Rhees的重要启发)。

伊什古鲁或许是第一个质疑《逻辑哲学论》标准解释的人。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严肃看待维特根斯坦版本的语境原则,即“惟独命题具有意义;惟独在命题的关联中,一个名字才具有意义”<sup>[2]198</sup>,那么将名称的意谓(Bedeutung)看作独立于其在命题中的使用的指称(reference)便值得怀疑,认为简单对象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具有存在的优先性,同样值得怀疑。由此推知,简单对象并不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正是通过名称的使用才能识别对象。他认为,“在《逻辑哲学论》中,其存在已被固定的简单对象,与其被看作支持逻辑理论的形而上学实体,倒不如被看作其存在未给逻辑理论补加什么内容的东西。”<sup>[6]20-50</sup>

哥德法布将这一批判推向逻辑高峰,认为看上去对象和名称或事态和命题的连结是《逻辑哲

学论》可自然得出的秩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除非先理解语言的运行，在理解之后先确定语言，便无法给思想赋予意义。我们不管断定什么，都是在语言内断定，不能迈出语言宣布对象的存在。所以我们应放弃如下假设，即世界停留在那儿有待语言去连结，因为“按照《逻辑哲学论》的看法，离开语言，不可能有关于世界的概念”。因此，《逻辑哲学论》不仅不是实在论的，它甚至没有提供不同于实在论的其他形而上学<sup>[1]85</sup>。

麦克奎尼斯提供翻转标准解释的精致版本，认为“在维特根斯坦说到命题必然被清楚地表达并由简单指号组成之前，他的确提及事态由对象组成并将对象本身引入《逻辑哲学论》，但我相信他陈述的顺序与他思考的顺序恰好相反”。不仅对象和事实不能离开语言，而且一个命题在我们理解它之前也不存在。“理解一个命题就是观念的结构符合可能事态的结构……这等于说，并不存在要理解的命题，直到该命题被理解。”这种精致翻转在解释方法上将反驳《逻辑哲学论》的外在语言观向前推进了一步<sup>[1]84</sup>。

坎维尔很早呈现自己看待《哲学研究》的独特方式，后来又加深这一解读。在他看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目标是探寻哲学混淆的根源，并把我们从哲学困惑中解救出来。维特根斯坦认为，导致我们陷入哲学混淆的是我们被语词投射的解释所吸引，语词将我们诱向哲学化的反省性理解，力图用一个解释支撑另一个解释，最终远离了日常生活实践。坎维尔以这种治疗性解读维特根斯坦全部后期著作，由此走向对情境、特殊性的高度关照<sup>[6]8</sup>。

麦克道威尔深入剖析维特根斯坦所批判的一系列图像，其中之一是铁轨比喻，即人们倾向于把规则的无限应用看作无限长的铁轨，认为一条规则在应用之前已决定了所有的正确行为<sup>[7]129</sup>。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通过这一图像提醒我们警惕外在语言观，将规则的应用看作无限延伸的铁轨是我们从事哲学时的一种幻象，它促使我们在实践之外、之后探寻虚幻的根据。维特根斯坦处理遵守规则问题的辩证法最终立足于接近反实在论的天真实在论，没有像传统实在论那样从外在语

言观给哲学问题提供解答，而是竭力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惑<sup>[8]10</sup>。

这些异见为新维特根斯坦研究代表人物戴蒙德（Cora Diamond）和考南特（James Conant）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戴蒙德的主要工作在于将反实在论主张与对“无意义”（nonsense）的满意解释结合起来，对《逻辑哲学论》的结构和重点形成相互融贯而充满内容的新解释框架。考南特则直接进入形而上学解释中发现漏洞，并注重从更远的西方哲学史探寻资源，将《逻辑哲学论》与笛卡尔、康德、克尔凯郭尔和弗雷格联系起来，探讨它的研究方法和对“无意义”的严肃理解。她们俩以新方式连贯地处理《逻辑哲学论》的框架和内容、显示和说出、边缘和中心、无意义和意义，进一步提升后期哲学的治疗性质，形成维特根斯坦哲学前后一贯的治疗解释。

### 三、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主要观点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以《逻辑哲学论》为起点，逐步扩展为关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连贯解释。

#### 1. 对《逻辑哲学论》的“无意义”提出果断解读

《逻辑哲学论》“无意义”概念的地位长期困扰着解释者，如何理解被称为“框架”的前言和正文末尾的那些话成为关键。维特根斯坦在那里力图为思维（思维的表达式）“划一条界限”，而“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则根本是无意义的”，必须对之沉默。标准解释认为，这些话指出界限两边的不同世界：一边是可说的有意义世界，另一边是不可说、无意义但包含重要内容的世界。新维特根斯坦学者坚决反对，认为应严肃地对待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无意义”，对他的话要果断解读（resolute reading），承认这种根本的无意义。

戴蒙德的解释策略是提醒人们转移《逻辑哲学论》第6.54节理解重心。该节不是要读者注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些话，而是要读者注意他这个人，注意写作《逻辑哲学论》的作者以及跟他

一样写作形而上学无意义句子的哲学家们。带着这种重心转移再重新理解第6.53节,才能正确看到《逻辑哲学论》的方法和意图:它要读者参与一项特定的想象活动,一项把无意义句子当有意义句子看待的想象活动,借此看到形而上学的魔力和幻象,从而走出形而上学。《逻辑哲学论》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著作,前者被其作者意识到根本无意义,只被用作“阐释”(elucidation),而后的无意义并未被其作者意识到;前者服务于理解作者的想象活动,而后者恰好是传统哲学家们想象疾病的产物。因此,《逻辑哲学论》所提供的是范例式的自我解构<sup>[8]150,155-160</sup>。

考南特从哲学史尤其弗雷格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中发掘理解《逻辑哲学论》主旨的新策略。他认为要正确理解第6.54节,必须抓住该书的两个重要概念:阐释和无意义<sup>[8]174-175</sup>。“阐释”所指的活动不同于哲学家向读者呈现学说的活动,而是通过让读者体验形而上学无意义句子而走出形而上学幻象的活动。根据对弗雷格文献的梳理,考南特发现《逻辑哲学论》对弗雷格有关观点的继承。这里需要区分令人误导的无意义(misleading nonsense)和给人明路的无意义(illumination nonsense),《逻辑哲学论》通过前者通达后者,要求读者通过参与建立命题的传统哲学活动,完全理解这项活动的来龙去脉,然后最终走出哲学幻象。《逻辑哲学论》旨在要求读者别去理解他的句子,而是理解他所进行的阐释活动,由此看到该书所表达的是无意义的<sup>[8]195-198</sup>。

## 2. 加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治疗性解读

新维特根斯坦研究者反对标准解释所制造的“决定性的断裂”,通过对前期“无意义”概念的重新解释加强对后期哲学的重新解读,不管维特根斯坦后期是否明确使用过该概念。

戴蒙德将维特根斯坦后期著述的辩证结构看作哲学批判的典型样式,这一点既受坎维尔的影响,也跟她对《逻辑哲学论》方法的重新理解有关。她认为,《哲学研究》中那些不同“对话声音”间的变换展示着维特根斯坦独特的哲学方法,其成功之处正在于引导我们识别不同声音所表达的意象,让读者意识到哲学诱惑我们说出的某些

词是无意义的,因而更加明确地向读者展示如何“把不曾昭然若揭的胡话转变为昭然若揭的胡话”<sup>[7]206,[9]6</sup>。

考南特认为应深入理解《哲学研究》“前言”有关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相互对照这一提醒的特别意义。它提醒我们必须以《逻辑哲学论》为背景并从它的镜头去细致地辨析后期哲学的治疗性质。跟前期哲学相比,后期哲学更突出三点治疗性质:一是一定要避免哲学病的偏食<sup>[7]241</sup>;二是不再提出任何理论,哪怕引导读者进行想象活动而最终抛弃的理论<sup>[7]71-72</sup>;三是不再力图搞清被隐藏起来的语言本质,因为没有什么对我们隐藏着<sup>[7]65[9]71-83</sup>。

## 3. 强调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实质连续性

标准解释制造“决定性的断裂”:前期是实在论,后期走向反实在论;前期意义理论是肤浅的符合论,后期意义理论是强调特殊的用法论;前期强调真值函项,后期转向可担保的可断定性。反对这种强烈对比而竭力论证统一的维特根斯坦是新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显著特点。《逻辑哲学论》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哲学研究》。

认为维特根斯坦思想存在着实质的连续性是戴蒙德对维特根斯坦学术研究的最重要贡献<sup>[9]7</sup>。她既强调前后期哲学在目的、批判样式、方式上的统一,又在一些重要论题上加以打通。比如后期的“私人语言论证”已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逻辑哲学论》对罗素区分亲知知识和摹状知识的批判<sup>[8]262-292</sup>。

考南特总结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三点连续性:一是哲学目的连续性。尽管风格和重点不同,但哲学目的完全一致,都将哲学看作阐释活动而不是提出理论<sup>[2]210[7]77</sup>。二是哲学方法的连续性。尽管着力点和具体方法不同,但都要求读者将其中形而上学话语看作无意义<sup>[2]263[7]206</sup>。三是克服障碍的连续性。我们关于意义的某些想象体验实际上没有思想内容,而我们的各种阐述却常常吸引我们从事哲学理论化<sup>[2]235[7]215[9]67-71</sup>。

## 4. 论证维特根斯坦哲学整体的治疗性

新维特根斯坦学者认为标准解释对《逻辑哲

学论》的误读贬低维特根斯坦哲学整体的治疗性质，将维特根斯坦哲学置于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背景，仿佛它仍承担着某种形而上学使命。

戴蒙德是第一位强调维特根斯坦将“无意义”当做哲学主张来使用的哲学家，阐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都诉诸“无意义”概念表达哲学的治疗目的成为她的又一重要贡献。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无意义不是不可说却可显示的东西，而是不说任何东西，无意义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方式需要说出、交流、表达甚至显示的东西。“无意义”概念的这种严肃性贯穿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因而其治疗目的始终如一。

考南特认为，虽然《逻辑哲学论》将哲学目的定位于“对思想的逻辑澄清”<sup>[2]210</sup>不算成功地建立治疗哲学，但前期失效的地方正是后期着力加以修正的地方<sup>[10]46</sup>。哲学治疗目标上的连续性是前后期续进关系的基础，前期提供需要攀登的形而上学理论梯子，而后期直接站在粗糙的地面，前期是线性叙事，后期是非线性铺开<sup>[9]97-102</sup>。

#### 四、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影响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既招致与标准解释的巨大争论，也引动一批追随补充者，使几乎陷入沉寂的维特根斯坦研究又变得热闹非凡。

争论的声音随着戴蒙德和考南特重释《逻辑哲学论》的系列文章而逐渐升温，《新维特根斯坦》的出版和2001年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研讨会的交锋将这一争论推向高峰。新老两代标准解释者纷纷起而辩护并指责新维特根斯坦研究的诸多观点。汉克尔是最坚决的辩护者，引用维特根斯坦著作、信件和其他材料进一步论证《逻辑哲学论》的两个世界区分。其他主要辩护者有威廉姆斯（Meredith Williams）、沙利文（Peter Sullivan）、格

劳克（Hans - Johann Glock）、普鲁普斯（Ian Proops）、茅斯（H. O. Mounce）、摩尔（Adrian Moore）、怀特（Roger M. White）等。

戴蒙德和考南特在积极回应标准解释捍卫者的尖刻批判中进一步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追随补充新解释的老学者主要有德莱本（Burton Dreben）、弗劳埃德（Juliet Floyd）、戈德法布、普特南（Hilary Putnam）、麦克道威尔，新学者主要有卡黑尔（Kevin Cahill）、科拉瑞（Alice Crary）、戴恩（Edmund Dain）、迪恩斯（Rob Deans）、多纳泰里（Piergiorgio Donatelli）、古纳森（Logi Gunnarsson）、古斯塔夫森（Martin Gustafsson）、克雷默尔（Michael Kremer）、库塞拉（Oskari Kuusela）、里凯兹（Thomas Ricketts）、瑞德（Rupert Read）、奥斯特罗（Matt Ostrow）、维特斯布恩（Edward Witherspoon）。

这一争论还引起批评争论双方并力图发展第三条道路的新观点。麦克金（Marie McGinn）做出最早尝试，她兼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以公平的态度给争论双方以确切定位，并力图联合双方的优点而形成第三种解释<sup>[11]</sup>。哈图（Daniel D. Hutto）既批评标准解释没有注意到《逻辑哲学论》中框架句的重要性，也批评新维特根斯坦研究过多强调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治疗性质，通过阐述维特根斯坦对重要哲学论题的理解，探索第三条道路<sup>[12]90-98</sup>。安特肯森（James R. Atkinson）通过考察形而上学解释和非形而上学解释，力图提出替代解释：当所有形而上学语言都被拒斥，《逻辑哲学论》命题被看作无意义后，我们还留下作为有限整体的世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理解的神秘所在<sup>[13]91-107</sup>。

无论如何，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兴起是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的重大事件，它不是点点滴滴的修补，而是巨大突破和全新解读。鉴于维特根斯坦在当代哲学的重要地位，这一新解读势必波及整个语言分析哲学甚至很多其他哲学。

#### 注释：

①某种程度上，Ruth Rhees（Discussions of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70）和 Peter Winch（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ed. London: Routledge, 1969 等）也应包括在这一早期贡献者行列。另外，Peter Geach（“Saying and Showing in Frege and Wittgenstein”，in Essays in Honor of G. H. von Wright, Jaakko Kintikka ed., in Acta Philosophica Fennica 1976（28），54-70）和 Elizabeth Anscombe（“The Reality of the Past”，collected in Volume 2 of her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 the volume titled 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也提供了某些启发。

## 参 考 文 献

- [1] BILETZKI A. (Over) Interpreting Wittgenstein [M].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 [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M]. 陈启伟,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 ANSCOMBE G E M. An introduction to Wittgenstein's tractatus[M].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Ltd., 1963.
- [4] STRAWSON P F. Critical notice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J]. Mind, 1954(63): 70-99.
- [5] MALCOLM 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4, 63(4): 530-559.
- [6] ISHIGURO H. Use and reference of names [M]// WINCH P. ed.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 [7]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8] CRARY A, READ R,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9] CRARY A, ed. Wittgenstein and the moral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cora diamond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 [10] KÖBEL M, WEISS B, eds. Wittgenstein's lasting significan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11] MCGINN M.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nonsense: elucidation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J].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9 (49): 491-513.
- [12] HUTTO D D. Wittgenstein and the end of philosophy: neither theory nor therap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13] ATKINSON J R. The mystical in Wittgenstein's early writings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 An Analysis on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s

ZHANG Xue-gua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710121, China)

**Abstract:** Until 1980s the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had formed a disposition of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with G. E. M. Anscombe and P. Hacker as its representatives. However, som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hich were formerly scatted and ignored, had ultimately converged and grown mainly by American scholars, hence a subversive approach name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 The trend was dominated by the ideas of “therapeutic interpretation”, “resolute interpretation”, “non-orthodoxy interpretation”, and “mono-Wittgensteinianism”. Cora Diamond and James Conant, its two representatives, criticize the conception of nonsense in 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argue for the deep connection of “early” and “late” Wittgenstein and identify the Wittgenstein philosophy as a continuous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This interpretative turn, without doubt, makes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and initiatives a new wave of Wittgenstein philosophy research worldwide since then.

**Key words:** Wittgenstein philosophy;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

【编辑 高婉炯】